



孔聖全書

九之十三了

伍

□13

3466

5

5
6
7
8
9
30
1
2
3
4
5
6
7
8
9
40
1
2
3
4
5
6
7
8
9
50
1
2
3
4
5

門 13
號 3466
卷 5



刻孔聖全書卷之九

列論

知命

子曰不知命無以為君子言天之所生皆有仁義禮智順善之心不知天之所以命生則無仁義禮智順善之心無此心謂之小人故曰不知命無以為君子小雅曰天保定爾亦孔之固言天之所以仁義禮智保定人之其固也大雅曰天生蒸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彝好是懿德言民之秉德以則天也不知所以則天又焉得為君子乎

命與性

魯哀公問于孔子曰人之命與性何謂也孔子曰分

山聖全書

列論卷九

二

于道謂之命。刑于一之謂性。化于陰陽象形而發謂之生。化窮數盡謂之死。故命者性之始也。死者生之終也。有始必有終矣。

陰陽五行

人者五行之秀。天秉陽垂日星。地秉陰載于山川。播五行于四時。和四氣而後月生。是以三五而盈。三五而缺。

初一至十五則光而滿。十六至三十則月光漸缺。天命

夫禮本于太極。分而為天地。轉而為陰陽。變而為四時。列而為鬼神。其降曰命。

人情

聖王修養之柄。禮之序以治人情。人情者聖人之田也。修禮以耕之。陳義以種之。講學以耨之。本仁以聚之。播樂以安之。

地理物類

子夏曰。商聞山書曰。地東西為緯。南北為經。山為積德。川為積刑。有之乎。子曰。然。是故堅土之人剛。弱土之人弱。墟土之人大。沙土之人細。息土之人美。坵土之人醜。羽蟲三百有六十。而鳳為之長。毛蟲三百有六十。而麟為之長。甲蟲三百有六十。而龜為之長。鱗蟲三百有六十。而龍為之長。裸蟲三百有六十。而人為之長。

忠誠

孔子曰。無體之禮敬也。無服之喪憂也。無聲之樂懼也。不言而信。不動而威。不施而仁。鍾鼓之聲。怒而擊之。則武憂。而擊之。則悲喜。而擊之。則樂。其志變其聲。亦變其志。誠通乎金石。況于人乎。

言行

孔子曰。終日言不遺已之憂。終日行不遺已之患。惟智者有之。故恐懼所以除患也。恭敬所以越難也。終身為之。一言敗之。可不慎乎。

建本

孔子曰。春秋之義。有正春者。無亂秋。有正君者。無危國。易曰。達其本而萬物理。失之毫釐。差之千里。是故君子貴建本而重立始。

又

孔子曰。行身有六本。本立焉。然後為君子。立體有六矣。而孝為本。處喪有禮矣。而哀為本。戰陣有隊矣。而勇為本。治政有理矣。而農為本。居國有禮矣。而嗣為本。生財有時矣。而力為本。置本不固。母務豐末。親戚不悅。母務外交。事無終始。母務多業。聞記不言。母務多談。比近不悅。母務修遠。是以反本修邇。君子之道也。

五美

孔子曰。士有五有。執尊貴者。有家富厚者。有資勇悍者。有心智慧者。有貌美好者。有執尊貴者。不以愛民。行義理。而反以暴傲。家富厚者。不以振窮救不足。而

反以侈靡無度。資勇悍者。不以衛上攻戰。而反以侵陵私心。智慧者。不以端計數。而反以事姦飾詐。貌美好者。不以統朝治民。而反以盡女從欲。此五者所謂士失其美質者也。詩曰。溫其如玉。在其板屋。亂我心曲。

慎前

豐牆堦下。未必崩也。流行潦至。害必先矣。草木根垓。淺未必撼也。飄風暴雨至。拔必先矣。君子居是國。不崇仁義。不尊賢臣。未必亡也。一旦有非常之變。諸侯交爭。人趨馬馳。迫然禍至。乃始憂愁。乾喉焦唇。仰天而嘆。庶幾乎望其安也。不亦晚乎。孔子曰。不慎其前。而悔其後。嗟乎。雖悔無及矣。詩曰。掇其泣矣。何嗟及矣。

矣

善教

孔子曰。口欲味。心欲佚。教之以仁。心欲兵。身惡勞。教之以恭。好辨論。而畏懼教之。以勇。目好色。耳好聲。教之以義。

客仁

孔子見客。客去。顏淵曰。客仁也。孔子曰。恨今其心。願令其口。仁則吾不知也。言之所聚也。顏淵蹙然變色。曰。良玉度尺。雖有十仞之土。不能掩其光。良珠度寸。雖有百仞之水。不能掩其瑩。夫形體也。色心也。閑閑乎。其簿也。苟有溫良在中。則眉睫著之矣。疵癢在中。則眉睫不能匿之。詩曰。鍾鼓于宮。聲聞于外。

論詩

孔子曰。小辨害義。小言破道。關雎興于鳥。而君子美之。取其雌雄之有別。鹿鳴興于獸。而君子大之。取其得食而相呼。若以鳥獸之名。獲之固不可行也。

又

子夏論詩已畢。夫子問曰。爾亦何大乎詩矣。子夏對曰。詩之于事也。昭昭乎若日月之光明。燎燎乎如星辰之錯行。上有堯舜之道。下有三王之義。弟子不敢忘。雖居蓬戶之中。彈琴以咏先王之風。有人亦樂之。無人亦樂之。亦可發憤忘食矣。詩曰。衡門之下。可以棲遲。心之洋洋。可以樂飢。夫子造然變容曰。嘻。吾子始可以言詩已矣。然子以見其表。未見其裏。顏淵曰。

其表已見。裏則何如。孔子曰。關其門。不入其中。安知其與藏之所在乎。然藏又非難也。丘嘗悉心盡志。已入其中。前有高岸。後有深谷。泠泠然如此。既立而已矣。不能見其裏。未謂精微者也。

又

子夏問曰。關雎何以為國風始也。孔子曰。關雎至矣乎。仰則天。俯則地。幽幽宜德之所藏。紛紛涕涕。道之所行。如神龍變化。斐斐文章。大哉。關雎之道也。萬物之所係。群生之所懸命也。河洛出書圖。麟鳳翔乎。不由。關雎之道。則關雎之事。將奚由至矣哉。夫六經之策。皆歸論。汲汲取之乎。關雎。關雎之事。大矣哉。馮馮翊翊。自東自西。自南自北。無思不服。子其勉強。

之思服之天地之間生民之屬王道之原不外此矣
子夏喟然嘆曰大哉關雎乃天地之基也詩曰鍾鼓
樂之

談說

孔子曰夫談說之術齊莊以立之端誠以處之堅強
以待之辟稱以喻之分以明之歡忻芬芬以送之寶
之珍之貴之神之如是則說恒無不行矣夫是之謂
能貴其所貴若夫無類之說不形之行不贊之辭君
子慎之詩曰無易由言無曰苟矣

叔山無趾

魯有兀者叔山無趾踵見仲尼仲尼曰子不謹前既
犯若患矣雖今來何及矣叔趾曰吾惟不知務而輕

用吾身吾是以亡足今吾來也猶有尊足者存吾是
以務全之也夫天無不覆地無不載吾以夫子為天
地安知夫子之猶若是也孔子曰丘則陋矣夫子胡
不入乎請講以所聞無趾出孔子曰弟子勉之夫無
趾兀者也猶務學以復補前行之惡而况全德之人
乎無趾謂老聃曰孔丘之于至人其未耶彼何實實
以學子為彼且斲以詖詭幻恠之名聞不知至人之
以是為已桎梏耶老聃曰胡不直使彼以死生為一
條以可不可為一貫者解其桎梏其可乎無趾曰天
刑之是安可解

又

魯有兀者王骀從之遊者與仲尼相若常季問于仲

尼曰王駘兀者也從之遊者與夫子中分魯立不教
坐不議虛而往實而歸固有不言之教無形而心成
者耶是何人也仲尼曰夫子聖人也丘也直後而未
往爾常季曰彼兀者也而王先生其與庸亦遠矣若
然者其用心也獨若之何仲尼曰死生亦大矣而不
得與之變雖天地覆墜亦將不與之遺審乎無假而
不與物遷命物之化而守其宗也常季曰何謂也仲
尼曰自其異者觀之肝腦楚越也自其同者視之萬
物皆一也夫若然者且不知耳目之所宜而遊心乎
德之和物視其所一而不見其所喪視喪其足猶遺
土也常季曰彼為已以其知得其心以其心得其常
心物何為最之哉仲尼曰人莫鑑于流水而鑑于止

水惟止能止衆止受命于地惟松柏獨也正在冬夏
青青受命于天惟堯舜獨也正在萬物之首幸能正
生以正衆生

又

子桑戶孟子反子琴張三人相與語曰孰能相與于
無相與相為于無相為孰能登天遊霧撓挑無極相
忘以生無所終窮三人相視而笑莫逆于心遂相與
友莫然有間而子桑戶死未葬孔子聞之使子貢往
待事焉或編曲或鼓琴相和而歌曰嗟來桑戶乎嗟
來桑戶乎而已反其真而我猶為人猗子貢趨而進
曰敢問臨尸而歌禮乎二人相視而笑曰是惡知禮
意子貢反以告孔子曰彼何人者耶修行無有而外

其形骸臨尸而歌顏色不變無以命之彼何人者耶
孔子曰彼遊方之外者也而丘遊方之內者也外內
不相及而丘使女往弔之丘則陋矣彼方且與造物
者為人而遊乎天地之一氣彼以生為附贅縣疣以
死為決疣潰癰夫若然又惡知死生先後之所在假
于異物托于同體忘其肝膽遺其耳目反覆終始不
知端倪茫然彷徨乎塵垢之外逍遙乎無為之業彼
又惡能憤憤然為世俗之禮以觀衆人之耳目哉子
貢曰然則夫子何方之依曰丘天之戮民也雖然吾
與女共之子貢曰敢問其方孔子曰魚相造乎水人
相造乎道相造乎水者穿池而養給相造乎道者無
事而生定故曰魚相忘乎江湖人相忘乎道術子貢

曰敢問畸人曰畸人者畸于人而侔于天故曰天之
小人人之君子人之君子天之小人也

又

子貢南遊于楚反於魯過漢陰有為圃者曰子奚為
者耶曰孔丘之徒也為圃者曰子非夫博學以擬聖
以賣名聲于天下者乎汝方將忘汝神氣墮汝形骸
廢幾乎身之不能治何暇治天下乎子往矣魚之吾
事子貢卑陬失色反于魯以告孔子孔子曰彼假脩
渾沌氏之術者也識其一不知其二治其內而不治
其外夫明白入素魚為復朴體性抱神以遊世俗之
間者汝將固驚耶且渾沌氏之術予與汝何足以識
之哉

論學貴誠

子曰不學而好思雖知不廣矣學而慢其身雖學不尊矣不以誠立雖立不久矣誠未著而好言雖言不信矣美材也而不聞君子之道隱小物以害大物者災必及身矣詩曰其何能淑載胥及溺

論治貴誠

勇士一呼而三軍皆避士之誠也昔者楚熊渠子夜行寢石以為伏虎彎弓而射之一發沒羽下視之知其為石石為之開而况人乎夫倡而不和動而不慎中心有不全者矣夫不降席而匡天下者求之已也孔子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先王之所供揖指麾而四海來賓者誠德之至也色以形

于外也詩曰王猷允塞徐方既來

論臣道

天子有爭臣七人雖無道不失其天下昔殷王紂殘百姓絕逆天道剝孕婦脯鬼侯醢梅伯然其所以不亡者以其有箕子比干之故微子去之箕子執囚為奴比干諫而死然後周加兵而誅絕之諸侯有爭臣五人雖無道不失其國吳王夫差為無道至驅一市之民以莖闔閭然所以不亡者有五子胥之故胥死越王句踐欲伐之范蠡諫曰子胥之計策尚未忘于吳王之腹心也胥死後三年越乃能攻之大夫有爭臣三人雖無道不失其家季氏為無道僭天子舞八佾旅泰山歌雍徹孔子曰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然

不亡者以冉有季路為爭臣也。故曰有諤諤爭臣者其國昌。有默默諛臣者其國亡。

又

孔子侍坐于季孫。季孫之宰通曰。君使入假焉。其與之乎。孔子曰。吾聞君取于臣。謂之取。不曰假。季孫悟告宰通曰。今以往。君有取。謂之取。無曰假。孔子曰。正假焉之言。而君臣之義定矣。論語曰。必也正名乎。詩曰。君子無易由言。

神龜論

宋元君夜半夢人披髮闕阿門曰。予自宰路之淵。予為清江使河伯之所。漁者余且得予。元君覺使人占之曰。此神龜也。君之漁者有余且乎。左右曰。有。君曰。

余且朝。明日余且朝。君曰。漁何得對曰。得白龜其員五尺。君曰。獻若之。龜至。君欲殺之。又欲活之。卜之殺吉。乃剝龜。龜七十二鑽而無遺策。仲尼曰。神龜能見夢于元君。而不能避余具之網。知能七十二鑽而無遺策。而不能避剝腸之患。可見智有所困。神有所不及也。

呂梁論

孔子觀于呂梁。縣水三十仞。流沫四十里。鼃黿魚鱉之所不能遊也。見一丈夫遊之。以為有苦而欲死也。使弟子並流而拯之。數百步而出。披髮行歌而遊于塘下。孔子從而問焉。曰。吾以子為鬼。察子則人也。請問蹈水有道乎。曰。有道。吾始乎故。長乎性。成乎命。與。

齊俱入與汨俱出從出之道而不為私焉此吾所以
頭之也孔子曰何謂始乎故長乎性成乎命曰吾生
于陵而安于陵故也長于水而安于水性也知吾
所以然而然命也

齊水之旋入者汨水之湧出者

論壽命

哀公問于孔子曰有智者壽乎孔子曰然人有三死
而非命也者自取之也夫寢處不時飲食不節佚節
過度者疾共殺之居下位而上忤其君嗜欲無厭而
求不止者刑共殺之少以犯衆弱以侮強奮怒不量
力者兵共殺之此三死者非命也人自取之詩云人
而無像不死何為

論不祥

哀公問于孔子曰寡人聞東益不祥信有之乎孔子
曰夫損人自益身之不祥棄老取幼家之不祥擇賢
任不肖國之不祥老者不教幼者不學俗之不祥聖
人伏匿愚者擅權天下不祥不祥有五東益不與焉

論貴權

齊桓公使管仲治國仲對曰賤不能臨貴桓公以為
上卿而國不治公曰何故仲曰貧不能使富公賜之
齊國市租一半而國不治公曰何故對曰疎不能制
親公立以為仲父齊國大治而遂伯天下孔子曰管
仲之賢不得此三權亦不能使其君南面而伯矣

論貴時

孔子論詩至于正月之六章懼然曰不逢時之君子
豈不殆哉從上依世則廢道違上離俗則危身世不
與善已獨由之則曰非妖則孽也是以桀殺關龍逢
紂殺王子比干故賢者不遇時常恐不終焉詩曰謂
天蓋高不敢不踣謂地蓋厚不敢不踏此之謂也

論名分

衛侯使孫良夫石稷將侵齊與齊師遇石子欲還孫
子曰不可以師伐人遇其師而還將謂君何若知不
能則如勿出今既遇矣不如戰也新築人仲收干奚
救孫桓子桓子是以免既衛人賞之以邑辭請由縣
繁纓以朝許之仲尼聞之曰惜也不如多與之邑惟
器與名不可以假人君之所司也名以出信信以守

器器以藏禮禮以行義義以生利利以平民政之太
節也若以假人與人政也政亡則國家從之弗可止
也已

論禮衆

楚伐陳陳西門壞因其降民使脩之孔子過而不式
子貢執轡而問曰禮過三人則下二人則式今陳之
脩門者衆夫子不為式何也孔子曰丘聞之國亡而
不知不智知而不爭不忠亡而不死不勇脩門者雖
衆不能行一于此吾故弗式也詩曰憂心悄悄愠于
群小小人成群何足禮哉

論直

昔楚有直躬者其父竊羊而告之吏令尹曰殺之謂

其直于君由子父也。魯人從君戰三戰三北。問其故。曰。吾有老父身死莫之養也。君子以為孝而舉之。由楚而觀公莫其焉。由魯而觀私莫大焉。然公者見殺而私者見舉何也。孔子曰。人能賣其父則君何有焉。楚人之公非公也。以公害公者也是以君子殺之人。能不棄其父則豈忍棄其君。魯人之私非私也。以私而利公者也是以君子舉之。

論量

楚恭王出遊忘為皞之弓。左右請求之王曰。已之曰。楚人失弓。楚人得之。又何求之。孔子聞之曰。惜乎其不大也。不曰。人遺弓。人得之而已。何必楚也。

論世道

孔子與子蜡賓事畢。出遊于觀之上。喟然而嘆。言偃侍曰。夫子何嘆也。孔子曰。昔大道之行。與三代之英。吾未之逮也。而有記焉。大道之行。天下為公。選賢與能。講信脩睦。故人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老有所終。壯有所用。矜寡孤獨。皆有所養。是以姦謀閉而不興。盜竊亂賊不作。故外戶而不閉。謂之大同。今大道既隱。天下為家。各親其親。各子其子。貨則為己。力則為己。城郭溝池。以為固。

論儒行

孔子在衛冉有言于季孫曰。國有聖人而不能用。欲以求治。是猶却步而求及前人。不可得已。今孔子在衛。衛將用之。已有才而以資鄰國。難以言智也。季孫

以告哀公。公從之。孔子既至舍。哀公饋焉。公自階。孔子賓階升堂。立侍。公曰。夫子之服。其儒服與。孔子對曰。丘少居魯。衣逢掖之衣。長居宋。冠章甫之冠。丘聞之。君子之學也。博其服也。鄉丘未知其為儒服也。公曰。敢問。儒行。哀公命席。孔子侍坐曰。儒者有席上之珍。以待聘。夙夜強學。以待問。懷忠信。以待舉。其自立有如此者。儒有不寶金玉。而忠信以為寶。不求多積多文。以為富。其近人情有如此者。儒有可親而不可劫可近而不可迫。可殺而不可辱。其過失可微辨而不可面數。其刳殺有如此者。儒有忠信以為甲冑。禮義以為干櫓。戴仁而行。抱義而處。雖有暴政。不更其所。其自立有如此者。儒有博學而不窮。篤行而不

倦。禮必以和。優游以法。慕賢而容衆。毀方而為合。其寬裕有如此者。儒有推賢達能。不望其報。其舉賢援能有如此者。儒有澡身浴德。世治不輕。世亂不沮。其特立獨行有如此者。

論交道

葉公子高將使于齊。問于仲尼曰。王使諸梁也。甚重。齊之待使者。蓋將甚敬。而不急。匹夫猶未可動也。而況諸侯乎。吾甚懼之。子當語諸梁也。曰。凡事若小若大。寡不道以懽。成事若不成。則必有人道之患。事若成。則必有陰陽之患。若成若不成。而後無患者。惟以德者能之。子其有以語我。仲尼曰。天下有大戒二。其一命也。其一義也。子之愛親。命也。不可解于心。臣之

事君。養也。無適而非君也。無所逃于天地之間。是之謂大戒。立請復以所聞。凡交近則必相靡以信。遠則必忠之以言。言必或傳之。夫傳兩喜兩怒之言。天下之難者也。夫兩喜必多溢美之言。兩怒必多溢惡之言。凡溢之類。妄也。則其信之也莫。莫則傳言者殃。故法言曰。傳其常情。無傳乎溢言。則幾乎全。且以巧聞力者。始乎陽。常卒乎陰。泰至則多奇巧。以禮飲酒者。始乎治。常卒乎亂。泰至則多奇樂。凡事亦然。始乎諒。常卒乎鄙。其作始也簡。其將畢也必巨。言者風波也。行者實喪也。夫風波易以動。實喪易以危。故忿設無由。巧言偏辭。獸死不擇音。氣息弗然。

與老聃論

孔子見老聃。老聃新沐。方將被髮而乾。熱然似非人。孔子便而待之。少焉。見曰。丘也眩與其信然。與向者先生形體掘若槁木。似遺物離人而立于獨也。老子曰。吾遊于物之初。孔子曰。何謂也。曰。心困焉而不能知。口辟焉而不能言。嘗為女諒乎。其將至陰。肅肅至陽。赫赫肅肅出乎天。赫赫發乎地。兩者交通成和而物生焉。或為之紀。而莫見其形。消息滿虛。一晦一明。日改月化。日有所為。而莫見其功。生有所乎萌。死有所乎歸。始終相友。乎無端。而莫知其所以。非是也。且孰為之宗。孔子曰。請問遊是。老聃曰。夫得是至美至樂也。得至美而遊乎至樂。謂之至人。孔子曰。願聞其方。曰。草食之獸。不疾易數。水生之蟲。不疾易淵。行少

變而不失其大常也。喜怒哀樂不入于胃。次夫天下也者，萬物之所一也。得其所一而同焉，則四支百體將為塵垢，而死生終始將為晝夜，而莫之能滑，而况得喪禍福之所介乎？棄隸者，若棄泥塗，知身貴于隸也。貴在于我而不失于變，且萬化而未始有極也。夫孰足以患心？已為道者，鮮乎此。孔子曰：夫子德配天地而猶假至言以脩心，古之君子孰能脫焉？老聃曰：不然。夫水之于汴也，無為而才自然矣；至人之于德也，不脩而物不能離焉。若天之自高地之自厚，日月之自明，夫何脩焉？孔子出以告顏回，曰：丘之于道也，其猶醯醢與？微夫子之發吾覆也，吾不知天地之大全也。

論瑟

昔者孔子鼓瑟，曾子子貢側門而聽。曲終，曾子曰：「嗟乎！夫子瑟聲，殆有貪狼之志邪？」僻之行乎？子貢以為然，不對而入。夫子望見子貢，有諫過之色，應難之狀，釋瑟而待之。子貢以曾子之言告子曰：「嗟乎！夫參天下賢人也，其習知音矣。向者丘鼓瑟，有鼠出遊，狸見于屋，循梁微行，造焉而避，厭目曲脊，求而不得，丘以瑟淫其音，參以丘為貪狼邪僻，不亦宜乎？」詩曰：鍾鼓于宮，聲聞于外。

論子路瑟

子路鼓瑟，孔子聞之，謂冉有曰：「甚矣由之不才也。夫先王制音也，奏中聲以為節，流入于南，不歸于北。夫

南者生育之鄉。北者殺伐之域。故君子之音溫柔居
中以養生育之氣。憂感之愁不加于心。暴厲之動不
存于體。乃所謂治安之風。小人之音則不然。湫厲而
微末。以象殺伐之氣。中和之感不載于心。溫和之動
不存于體。乃所以為亂之風。昔者舜彈五弦之琴。造
南風之詩。其詩曰。南風之薰兮。可以解吾民之愠兮。
南風之時兮。可以阜吾民之財兮。惟脩此化。故興焉
勃焉。德如泉流。殷紂好為北鄙之聲。其廢也。忽然夫
舜起布衣。積德含和。而終以帝紂為天子。荒淫暴亂
而終以亡由也。匹夫之徒。曾無意于先王之制。而君
亡國之音。豈能保其六七尺之體哉。

論子路

子路盛服以見孔子。孔子曰。由疏疏者何也。昔者江
水出于岷山。於瀆其始出也。大足以濫觴。及至江之
津也。不方舟不避風。不可渡也。非其衆川之多歟。今
女衣服甚盛。顏色充滿天下。有誰加汝哉。子路趨出。
敗服而入。蓋揖如也。孔子曰。由志之。吾語女。夫慎于
言者。不譁。慎于行。者不伐。色智而有長者。小人也。故
君子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言之要也。能之為能
之。不能為不能。行之要也。言要則智。行要則仁。既智
且仁。又何加哉。詩曰。湯降不遲。聖敬日躋。

又

吾語子。夫服入之心。高上尊貴。不以驕入。聰明聖智
不以挾入。勇猛強武。不以侵入。齊給便捷。不以欺誣。

人不能則學不知則問雖知必讓然後為知遇君則脩臣下之義出鄉則脩長幼之義遇長老則脩弟子之義遇等夷則脩朋友之義遇少而賤者則脩告道寬裕之義故無不愛也無不散也無與人爭曠然而天地包萬物也如是則老者安之少者懷之朋友信之詩曰惠于朋友庶民小子子孫繩繩萬民靡不承

與漁父論

孔子遊乎緇帷之林休坐乎杏壇之上弟子讀書孔子絃歌鼓琴奏曲未半有漁父者下船而來鬚眉交白左手攬膝右手持頤以聽曲終而招子貢子路二人俱對客指孔子曰彼何為者也子路對曰魯之君子也客問其族子路對曰族孔氏客曰孔氏者何治

也子路未應子貢對曰孔氏者性服忠信身行仁義飾禮樂選人倫上以忠于世主下以化于齊民將以利天下此孔氏之所治也又問曰有土之君與子貢曰非也侯王之佐與子貢曰非也客乃笑而還行言曰仁則仁矣恐不免其身苦心勞形以危其真嗚呼遠哉其分于道也子貢還報孔子孔子推琴而起曰其聖人與乃下求之至于澤畔孔子再拜而進客曰子將何來孔子曰曩者先生有緒言而去丘不肖未知所謂幸聞咳唾之音以卒相止也客曰嘻甚矣子之好學也孔子再拜而起曰丘少而修學以至于今六十九歲矣無所得聞至教敢不虛心客曰同聲相應同類相從固天之理也吾請釋吾之所有而經于

之所以子之所以者。人事也。天子諸侯大夫庶人。此四者。自正治之美也。四者離位而亂。莫大焉。官治其職。人憂其事。乃無所陵。故田荒室露。衣食不足。徵賦不屬。妻妾不和。長少無序。庶人之憂也。能不勝任。官事不治。行不清白。群下怠荒。功美不有。爵祿不持。大夫之憂也。廷無忠臣。國家昏亂。工技不巧。貢職不美。春秋後。倫不順。天子諸侯之憂也。陰陽不和。寒暑不時。以傷庶物。諸侯暴亂。擅相攘伐。以殘民人。禮樂不節。財用窮匱。人倫不飭。百姓淫亂。天子有司之憂也。今子既上無君侯有司之勢。而下無大臣職事之官。而擅飾禮樂。選人倫以化齊民。不泰多事乎。且人有八疵。事有四患。不可不察也。非其事而事之。謂之總。

莫之顧而進之。謂之佞。希意道言。謂之諂。不擇是非而言。謂之諛。好言人之惡。謂之譏。析交離親。謂之賊。稱譽詐偽。以敗惡人。謂之慝。不擇善否。兩容頽遠。偷按其所說。謂之險。此八疵者。外以亂人。內以傷身。君子不友。明君不臣。所謂四患者。好經大事。變更易常。以挂功名。謂之叨。專智擅事。侵人自用。謂之貪。見過不更。聞諫愈甚。謂之狠。人同于己。則可。不同于己。雖善不善。謂之矜。此四患也。能去八疵。無行四患。而始可教已。孔子慨然而歎。再拜而起曰。丘再逐于魯。削迹于衛。伐木于宋。圍于陳。蔡丘不知所失。而罹此四謗者。何也。客悽然變容曰。甚矣子之難悟也。人有畏影惡迹而去之走者。舉足愈數。而迹愈多。走故疾。而

影不離身自以為尚遲疾走不休絕力而死不知處陰以休影處靜以息迹愚亦甚矣子不脩其身而求之人不亦外乎孔子曰請問何謂真客曰真者精誠之至也不精不誠不能動人故強哭者雖悲不哀強怒者雖嚴不威強親者雖笑不和真悲無聲而哀真怒未發而威真親未笑而和在內者神動于外是所以貴真也故聖人法天貴真不拘于俗愚者反此不能法天而恤于人不知貴真碌碌而受變于俗故不足惜哉孔子又再拜而起曰今者丘得遇也若天幸然先生不羞而化之服役而身教之敢問舍所在請因受業而卒學大道客曰吾聞之可與往者與之至于妙道不可與往者不知其道慎勿與之身乃無

死子勉之吾去子矣吾去子矣

論魯師

齊師伐魯及清季孫謂冉求曰齊師在清必魯故也冉求曰當子之身齊人伐魯而不能戰子之耻也大不列于諸侯矣季孫使冉有從于朝侯于黨氏之溝孟懿子呼而問戰焉冉有曰君子有遠慮小人何知懿子強問之對曰小人慮材而言量力而共者也懿子曰是謂不成丈夫也退而鬼乘孟武伯師右師類羽御郈洙為右冉求師左師管周父御樊遲為右季孫曰頃也弱冉有曰年雖少能用命焉季氏之甲七千冉有以武城人三百為已徒卒老弱守宮次于雩門之外五日右師伐之公叔務入見保者而泣曰

事死政重上不能謀士不能死何以治民吾既言之矣敢不勉乎師及齊師戰于郊齊師自曲稷師不踰溝樊遲曰非不能也不信子也請三刻而踰之如之衆從之師入齊軍右師奔齊人從之孟之反後入以爲殿抽矢策其馬曰馬不進也林不狃之伍曰走乎不狃曰我不如誰而欲走乎其伍曰然則止乎不狃曰止惡足爲賢徐步而死季孫曰魯無壯士也季孫不能使也冉求之師獲甲首八十齊人不能師宵遁冉有請從之三季孫弗許季孫曰我不如顏羽而賢于而洩顏羽銳敏我不欲戰而能默洩曰驅之公爲與其嬖僮汪錡乘皆死皆殯孔子曰能執干戈以衛社稷可無殤也冉有用矛于齊師故能入其軍孔

子曰象也

論人教學

孔子曰劍雖利不礪不斷材雖美不學不高雖有旨酒嘉穀不嘗不知其旨雖有善道不學不達其功故學然後知不足教然後知不究不足故自愧而勉不究故盡師而熟由此觀之則教學相長也

子夏問詩學一以知二孔子曰起予者商也始可與言詩也已矣是故孔子賢乎美集而聖德備弟子被光景而德彰詩曰日就月將

論學不倦

孔子曰可與言終日而不倦者其惟學乎其身體不足觀也勇力不足憚也族姓不足稱也宗祖不足道

也而可以聞于四方而昭于諸侯者其惟學乎詩曰
不愆不忘率由舊章夫學之謂也

論辭氣

孔子過康子子張子夏從孔子入坐相與論終日不
決子夏詞氣甚隘顏色甚變子張曰子亦聞夫子之
議論耶徐言聞聞威儀翼翼後言先默得之推讓魏
巍乎蕩蕩乎道有歸矣小人之論也專意自是言人
之非瞋目搥腕疾言噴噴口沸目赤一幸得勝發笑
嗔嗔威儀固陋辭氣鄙俗是以君子賤之

論書

孔子曰書之于事也遠而不闕近而不迫志盡而不
怨辭順而不諂吾于高宗彤日見德有報之疾也苟

由其道致其仁則遠方歸志而致其敬焉吾于洪範
見君子之不忍言人之惡而贊人之美也發乎中而
見乎外以成文者其惟洪範乎

論功臣廟祀

書曰茲予大享于先王爾祖其從與享之季桓子問
曰此何謂也孔子曰古之王者臣有大功死則必祀
之于廟所以殊有績勸忠勤也盤庚舉其事以勵其
世臣故稱焉桓子曰天子之臣有大功者則既然矣
諸侯之臣有大功者可以如之乎孔子曰勞能定國
功加于民大臣死難雖食之公廟可也桓子曰其位
次如何孔子曰天子諸侯之臣生則列于廟死則位
于廟其次序一也

論子路義難由

顏讎由善事親。子路義之。讎以非罪執于義。將厄子路。請以金贖焉。人將許之。既而二三子納金于子路。以入衛。或謂孔子曰。受入之金。以贖其私昵。義乎。子曰。義而贖之。貧取于友。非義。而何受金。而令不辜陷辟。凡人猶且不忍。況二三子于由之所親乎。詩云。如可贖兮。人百其身。苟出金。可以生人。雖百倍。古人不以爲多。故二三子其歆由也。成其義。非汝之所知也。楚有漁者。

孔子之楚。有漁者。獻魚甚強。孔子不受。獻魚者曰。天暑遠市。賣之不售。思欲棄之。不若獻之。君子孔子再拜受。使弟子掃除。將祭之。弟子曰。夫人將棄之。今吾

子將祭之。何也。孔子曰。吾聞之。務施而不腐。餘財者聖人也。今受聖人之賜。可無祭乎。

復恩論

孔子曰。德不孤。必有隣。夫施德者。貴不德。受恩者。尚必報。是故臣勞動以爲君。而不求其賞。君持施以牧下。而無所德。故易曰。勞而不怨。有功而不德。厚之至也。君臣相與。以市道接。君懸祿以待之。臣竭力以報之。逮臣有不測之功。則主加之以重賞。如主有超異之恩。則臣必死以復之。孔子曰。北方有獸。其名曰蟹。前足。鼻後足。兎是獸也。甚矣其愛蟹。蟹巨虛也。食得甘草。必齧以遺蟹。蟹巨虛也。見人將來。必負蟹以走。蟹非性之愛蟹。蟹巨虛也。爲其假定之故也。二獸者。

亦非性之愛。蟹也。為其得甘草而遺之故也。夫禽獸昆蟲猶知此。假而相有報也。況士君子欲興名利于天下者乎。夫臣不復君之恩。而苟營其私門。禍之原也。君不能報臣之功。而憚刑賞者。亦亂之基也。夫禍亂之原基。由不報恩生矣。

禍福在已論

孔子曰。存亡禍福。皆在已而已。天災地妖。亦不能殺也。昔者殷王帝辛之時。爵生為于城之隅。工人占之曰。凡小以生。巨國家必社。王名必倍。帝辛喜爵之德。不治國家。亢暴無極。外寇乃至。遂亡殷國。此逆天之時。福反為禍。至殷王武丁之時。先王道缺。刑法弛。桑穀俱生于朝。七日而大拱。工人占之曰。桑穀者。野物

也。野物生于朝。意朝亡乎。武丁恐駭。側身修行。思昔先王之政。興滅國。繼絕世。舉逸民。明養老之道。三年之後。遠方之君。重譯而朝者。六國。此迎天時。禍反為福也。故妖孽者。天所以儆天子諸侯也。惡夢者。所以警大夫也。故妖孽不勝。善政惡夢不勝。善行至治之極。禍反為福。故太甲曰。天作孽。猶可違。自作孽。不可逭。

季孫南宮頃叔論

孔子曰。自季孫之賜我千鍾。而友益親。自南宮頃叔之乘我車也。而道加行。故道有時而後重。有執而後行。微二子之賜。丘之道幾于廢也。

論中入之情

孔子曰中人之情有餘則侈不足則儉無禁則淫無度則失縱欲則敗飲食有量衣服有節宮室有度畜聚有數車器有限以防亂之源也故夫度量不可不明也善欲不可不聽也

論巧而好度

孔子曰巧而好度必工勇而好同必勝知而好謀必成愚者反是夫處重擅寵專事妬賢愚者之情也志驕傲而輕舊怨是以尊位則必危任重則必崩擅寵則必辱

論鞭朴之子

孔子曰鞭朴之子不從父教刑戮之民不從君政言疾之難行故君子不急斷不意使以為亂源

論終日言

孔子曰終日言不遺已之憂終日行不遺已之患惟智者有之故恐懼所以除患也恭敬所以越難也終身為之一言敗之可不慎乎

論富貴為人下

孔子曰以富貴為人下者何人不與以富貴敬愛人者何人不親衆言不逆可謂知言矣衆嚮之可謂知時矣

孔子曰夫富而能富人者欲貧而不可得也貴而能貴人者欲賤而不可得也達而能達人者欲窮而不可得也

非地不生

仲尼曰。非其地而樹之。不生也。非其人而語之。弗聽也。得其人。如聚沙而雨之。非其人。如聚鵠而鼓之。孔子曰。船非水不可行。水入船中。則沒也。故曰。君子不可不嚴也。小人不可不閑也。

依賢不困

孔子曰。依賢固不困。依富固不窮。馬踣折而復行者。未之有也。

知子視友

孔子曰。不知其子。視其友。不知其君。視其所使。又曰。與善人居。如入芝蘭之室。久而不聞其香。則與之化矣。與惡人居。如入鮑魚之肆。久而不聞其臭。亦與之化矣。故曰。丹之所藏者赤。烏之所藏者黑。君子慎所

藏者

論書五事

書曰。五事。一曰貌。貌者。男子之所以恭敬。婦人之所以姣好也。行步中矩。折旋中規。立則磬折。拱則抱鼓。其入君。以朝。尊以嚴。其以入宗廟。敬以忠。其以入鄉曲。和以順。其以入州里。族黨之中。和以親。詩曰。溫溫恭人。惟德之基。孔子曰。恭近于禮。遠耻辱也。

論冠以別成人

冠者。所以別成人也。脩德束躬。以自申飭。所以檢其邪心。守其正意也。君子始冠。必祝成禮。加冠以厲其心。故君子成人。必冠帶以行事。棄幼少嬉戲惰慢之心。而衍衍于進德脩業之志。是故服不成象。而內心

變內心脩德外被禮文所以成顯令之名也是故皮弁素積百主不易既以脩德又以正容孔子曰正其衣冠尊其瞻視儼然人望而畏之不亦威而不猛乎

論無體之禮

孔子曰無體之禮敬也無服之喪憂也無聲之樂懼也不言而信不動而威不施而仁志也鐘鼓之聲怒而擊之則武憂而擊之則悲喜而擊之則樂其志變其聲亦變其志誠通乎金石而况人乎

論可也簡

孔子曰可也簡簡者易野易野者無禮文也孔子見子桑伯子子桑伯子不衣冠而處弟子曰夫子何為見此人乎曰其質美而無文吾欲說而文之孔子去

子桑伯子門人不說曰何為見孔子乎曰其質美而文繁吾欲說而去其文故曰文質脩者謂之君子有質而無文謂之易野子桑伯子易野欲同人道于牛馬故仲弓曰太簡上無明天子下無賢方伯天下為無道臣弑其君子弑其父力能討之討之可也當孔子之時上無明天子故曰雍也可使居南面南面者天子也雍之所以得稱南面者以問子桑伯子于孔子孔子曰可也簡

論魯有儉者

魯有儉者在魯煮食食之而美盛之土銅之器以進孔子孔子受之歡然而悅如受大牢之饋弟子曰在甌陋器也煮食薄膳也而先生何喜如此乎孔子曰

吾聞好諫者思其君食美者念其親吾非以饌為厚也以其食美而思我親也

論喪

孔子之喪有自燕來觀者舍於子夏氏子夏曰聖人之葬入與人之葬聖人也子何觀焉昔者夫子言之曰吾見封之若堂者矣見若坊者矣見若覆夏屋者矣見若斧者矣從若斧者焉馬鬣封之謂也今日而三斬板而已封尚行夫子之志乎哉

敬姜哭喪

穆伯之喪敬姜晝哭文伯之喪晝夜哭孔子曰知禮矣文伯之喪敬姜據其牀而不哭曰昔者吾有斯子也吾以將為賢人也吾未嘗以就公室公及其死也

朋友諸臣未有出涕者而內人皆行哭失聲斯子也必多曠于禮矣夫

論孝有三

曾子曰樹木以時代焉禽獸以時殺焉夫子曰斷一樹殺一獸不以時非孝也孝有三小孝用力中孝用勞大孝不匱思慈愛忘勞可謂用力矣尊仁安義可謂用勞矣博施備物可謂不匱矣父母愛之嘉而弗忘父母惡之懼而無怨父母有過諫而不逆父母既沒必求仁者之粟以祀之此之謂禮終

論禮多少

孔子曰禮不可省也禮不同不豐不殺此之謂也蓋言稱也禮之以多為貴者以其外心者也德發揚謂

萬物大。理。物。博。如。此。則。得。不。以。多。為。貴。乎。故。君。子。樂。其。發。也。禮。之。以。少。為。貴。者。以。其。內。心。也。德。產。之。致。也。精。微。觀。天。下。之。物。無。可。以。稱。其。德。者。如。此。則。得。不。以。少。為。貴。乎。是。故。君。子。慎。其。獨。也。

賜偃論禮

子。曰。師。爾。過。而。商。也。不。及。子。產。猶。衆。人。之。母。也。能。食。之。不。能。教。也。子。貢。越。席。而。對。曰。敢。問。將。何。以。為。此。中。者。也。子。曰。禮。乎。禮。夫。禮。所。以。制。中。者。也。子。貢。退。言。將。進。曰。敢。問。禮。也。者。領。惡。而。全。好。者。與。子。曰。然。然。則。何。如。子。曰。郊。社。之。義。所。以。仁。鬼。神。也。嘗。禘。之。禮。所。以。仁。昭。穆。也。饋。奠。之。禮。所。以。仁。死。喪。也。射。鄉。之。禮。所。以。仁。鄉。黨。也。食。饗。之。禮。所。以。仁。賓。客。也。子。曰。明。乎。郊。社。之。

禮。嘗。禘。之。義。治。國。其。如。指。諸。掌。而。已。乎。

論明器從筮

孔。子。謂。為。明。器。者。知。喪。道。矣。備。物。而。不。可。用。也。哀。哉。死。者。而。用。生。者。之。器。也。不。殆。于。用。殉。乎。哉。其。曰。明。器。神。明。之。也。塗。車。芻。靈。自。古。有。之。明。器。之。道。也。孔。子。謂。為。芻。靈。者。善。謂。為。俑。者。不。仁。不。殆。于。用。人。乎。哉。

論大夫反服

孔。子。曰。管。仲。遇。盜。取。二。人。焉。上。以。為。公。臣。曰。其。所。與。遊。辟。也。可。人。也。管。仲。死。桓。公。使。為。之。服。匡。子。太。夫。者。之。為。之。服。也。自。管。仲。始。也。有。君。命。焉。爾。也。

論鄉飲禮

孔。子。曰。吾。觀。于。鄉。而。知。王。之。道。易。易。也。主。人。親。速。賓。

及介而衆賓自從之至于門外主人拜賓及介而衆賓自入貴賤之義別矣三揖至于階三讓以賓升拜至獻酬辭讓之節繁及介省矣至于衆賓升受坐祭立飲不酢而降隆殺之義辨矣

論凶事尚右

孔子與門人立拱而尚右二三子亦皆尚右孔子曰二三子之嗜學也我則有姊之喪故也二三子皆尚左

論冠義

冠義始冠之緇布之冠也太古冠布齊則緇之其綏也孔子曰吾未之聞也冠而敝之可也

論齋與繹繹祭之明日又祭也

孔子曰三日齋一日用之猶恐不敬二日伐鼓何居孔子曰繹之于庫門內祓之于東方朝市之于西方失之矣

論不勝喪

孔子曰身有瘍則浴首有創則沐病則飲酒食肉毀瘠爲病君子弗爲也毀而死君子謂之無子

論以禮送死

孔子曰之死而致死之不仁而不可爲也之死而致生之不知而不可爲也是故竹不成用瓦不成沫木不成斲琴瑟張而不平笙篳備而不和有鐘磬而無簣屨其曰明器神明之也

論筭

南宮縚之妻之姑之喪。夫子誨之。塋曰。爾母從從爾。爾母苞。苞爾。蓋榛以爲笄。長尺而總八寸。

又論射

孔子曰。射者何以射。何以聽。循聲而發。發而不失。正鵠者。其惟賢者能之乎。若夫不肖之人。則彼將安能以中。詩云。發彼有的。以祈爾爵。祈求也。求中以爵辭也。酒者。所以養老也。所以養病也。求中以辭爵者。辭養也。

論祔

孔子曰。衛人之祔也。離之。魯人之祔也。合之。善夫。祔合塋也。易事易知。

子言之曰。爲上易事也。爲下易知也。則刑不煩矣。子曰。好賢如縚衣。惡惡如巷伯。則爵不濫。而民作愿。刑不試。而民咸服。大雅曰。儀刑文王。萬國作孚。

教德齊禮論

子曰。夫民教之以德。齊之以禮。則民有格心。教之以政。齊之以刑。則民有遜心。故君民者。子以愛之。則民親之。信以結之。則民不倍。恭以從之。則民有孫心。甫刑曰。苗民匪用命。制以刑。惟作五虐之刑。曰法。是以民有惡德。遂絕其世也。

論王言王行

子曰。王言如絲。其出如綸。王言如綸。其出如綍。故太人不得游言。可言也不可行。君子弗言也。可行也不

可。言。君。子。弗。行。也。則。民。言。不。危。行。而。行。不。危。言。矣。詩。云。淑。慎。爾。止。不。讐。于。儀。

予。曰。君。子。道。人。以。言。而。禁。人。以。行。故。言。必。慮。其。所。終。而。行。必。稽。其。所。敵。則。民。謹。於。言。而。慎。於。行。詩。云。慎。爾。出。話。敬。爾。威。儀。大。雅。曰。穆。穆。文。王。於。緝。熙。敬。止。

論孝行

予。曰。孝。子。之。事。親。也。居。則。致。其。敬。養。則。致。其。樂。病。則。致。其。憂。喪。則。致。其。哀。祭。則。致。其。嚴。五。者。備。矣。然。後。能。事。親。事。親。者。居。上。不。驕。爲。下。不。亂。在。醜。不。爭。居。上。而。驕。則。亡。爲。下。而。亂。則。刑。在。醜。而。爭。則。兵。三。者。不。除。雖。日。用。三。牲。之。養。猶。爲。不。孝。也。

論孝治

予。曰。昔。者。明。王。之。以。孝。治。天。下。也。不。敢。遺。小。國。之。臣。況。於。公。侯。伯。子。男。乎。故。得。萬。國。之。懽。心。以。事。其。先。王。治。國。者。不。敢。侮。於。鰥。寡。況。於。士。民。乎。故。得。百。姓。之。懽。心。以。事。其。先。君。治。家。者。不。敢。失。於。臣。妾。況。於。妻。子。乎。故。得。人。之。懽。心。以。事。其。親。夫。然。故。生。則。親。安。之。祭。則。鬼。享。之。是。以。天。下。和。平。災。害。不。作。禍。亂。不。作。故。明。王。以。孝。治。天。下。也。如。此。詩。云。有。覺。德。行。四。國。順。之。

孔聖全書卷之九終

刻孔子全書卷之十

國君問

魯哀公問禮

哀公問于孔子曰。太禮何如。子曰。丘聞之。民之所以生者。禮為大。非禮則無以節事。天地之神。非禮則無以辨君臣上下長幼之位。非禮則無以別男女父子兄弟婚姻親族疏數之交。是故君子此為之尊敬。然後以其所能敬順百姓。夫禮初也。始於飲食。太古之時。燔黍桴豚。汙樽而杯飲。蕢桴而土鼓。猶可以致敬于鬼神。昔之王者。未有宮室。冬則居營窟。夏則居橧巢。未有火化。食草木之實。鳥獸之肉。飲其血。茹其毛。未有絲麻衣。其羽皮。彼聖人有作。然後脩火之利。

範金合土以為臺榭宮室戶牖以炮以燔以烹以炙
以為醴醕治其絲麻以為衣帛以養生送死以事鬼
神與其先祖以正君臣以篤父子以睦兄弟以齊上
下夫婦此禮之大成也

又問賢

哀公問于孔子曰當今之君孰為最賢孔子對曰抑
有衛靈公乎公曰何也曰公子渠牟其智足以治子
乘其信足以守之靈公愛而任之又有士林國者見
賢必進之而退與分其祿是以無游放之士又有士
曰慶足者國有大事則起而治之無事則退而容賢
靈公悅而敬之又有大夫史鮒以道去衛而靈公郊
舍三日必待史鮒之入而後敢入臣以此取之不亦

可乎

又問行禮

孔子論行禮公曰今之君子胡莫之行也孔子曰今
之君子好利無厭淫德不倦荒怠教慢固民是盡性
其衆以伐有道求得當欲不以其所昔之用民者由
前今之用民者由後今之君子莫為禮也

又問人道

孔子侍坐于哀公哀公曰敢問人道誰為大孔子愀
然作色而對曰君之及此言也百姓之德也固臣敢
無辭以對人道政為大公曰敢問何謂為政孔子對
曰政者正也君為正則百姓從政矣君之所為百姓
之從也君之所不為百姓何從公曰敢問為政如之

何孔子對曰夫婦別父子親君臣嚴三者正則庶物從之矣

又問敬身

公曰敢問何謂敬身孔子對曰君子過言則民作辭過動則民作則君子言不過辭動不過則百姓不命而敬恭如是則能敬其身能敬其身則能成其親矣

又問成親

公曰敢問何謂成親孔子對曰君子也者人之成名也有姓歸之名謂之君子之子是使其親為君子也是為成其親之名也已孔子遂言曰古之為政愛人為大不能愛人不能有其身不能安土不能樂天不能成其身公問曰

何謂成身孔子對曰不過乎物

不過乎物者以物有定理理有定體雖聖賢豈能加毫末

又問天道

公曰敢問君子何貴乎天道孔子對曰貴其不已也如日月東西相從而不已也是天道也不閉其父是天道也無為而物成是天道也已成而明是天道也公曰寡人蠢愚冥煩子志之心也孔子蹴然辟席而對曰仁人不過乎物孝子不過乎物是故仁人之事親也如事天事天如事親是故孝子成身公曰寡人既聞此言也無如後罪何孔子對曰君之言及此也是臣之福也

魯定公問

魯定公問于顏回曰。子亦聞東野畢之善御乎。對曰。善則善矣。然其馬將必佚。公曰。何以知之。對曰。以政知之。昔者帝舜巧于使民。造父巧于使馬。舜不窮其民力。造父不窮其馬力。是以舜無佚民。造父無佚馬。今東野之御也。升馬執轡。御體正矣。步驟馳騁。朝禮畢矣。歷險致遠。馬力盡矣。然而猶乃策馬不已。臣以此知之。公曰。吾子之言。其義大矣。願少進乎。回曰。臣聞之。鳥窮則喙。獸窮則攫。人窮則詐。馬窮則佚。自古及今。未有窮其下而能無危者也。孔子聞之曰。回其善于引君者乎。

又問上甲微

書曰。維高宗報上甲微。定公問曰。此何謂也。孔子對曰。此謂親盡廟毀有功。而不及祖有德。而不及宗。故于每歲之太嘗而報祭焉。所以昭其功德也。公曰。先君僖公功德前行。可以與于報乎。孔子曰。丘聞昔虞夏商周。以帝王行此禮者。則有矣。自此以下。未之知也。上甲微契後八世湯之先。

又問民

定公問曰。周書所謂庸庸。祗祗威威。顯民何謂也。孔子對曰。不失其道。明之于民之謂也。夫能用可用。則正治矣。敬可敬。則尚賢矣。畏可畏。則服刑恤矣。審此三者。以示民。而國不興。未之有也。

齊景公問

孔子見齊景公。梁丘據自外而至。公曰：「何遲？」對曰：「陳氏戮其小臣，臣有辭焉。為是故遲。」公笑而見孔子。曰：「周書所謂明德慎罰，陳子明德也。罰人而有辭，非不慎矣。」孔子答曰：「昔康叔封衛，統三監之地，命為孟侯。周公以成王之命作康誥焉，稱述文王之德以成教。誠之文，其書曰：『惟乃顯考文王，克明德慎罰，克明德者，能顯用有德舉而仕之也。慎罰者，并心而慮之，衆平然後行之，致刑措也。』此言其所任不失德，所罰不失罪，不謂已德之明也。」公曰：「寡人不有過言，則安得聞吾子之教也？」

魯哀公問變

魯哀公問書稱變曰：「于予擊石拊石，百獸率舞。」度尹

允諧何謂也？孔子曰：「此言善政之化乎物也。古之帝王功成作樂，其功善者其樂和，樂和則天猶且應之，况百獸乎？變為帝舜樂正實能，以樂盡治理之情，公曰：『然則政之本莫尚變乎？』孔子曰：『夫樂所以歌其成功，非政之本也。』衆官之長既咸熙熙，然後樂乃和焉。」

衛出公問

衛出公使入問于孔子曰：「寡人之任臣無大小，一自觀察之，猶復失人，何故？」答曰：「如君之言，此即所以失之也。人既難知，非言問所及，觀察所盡，且人君之慮者多，多慮則意不精，以不精之意察難知之人，宜其有失也。君未之聞乎？昔者舜臣堯，官才任事，堯一從之，左右曰：『人君用士當自任耳目而取信于人，無』」

乃不可乎。堯曰：吾之舉舜已耳目之矣。今舜所舉人，吾又耳目之，是則耳目人終無已已也。君苟付可付，則已不勞而賢才不失矣。

齊景公讓登

孔子適齊，齊景公讓登。夫子降一等。景公三辭，然後登。既坐，曰：夫子降德辱臨寡人，寡人以為榮也。而隆階以遠，自絕于寡人。寡人未知所以為罪。孔子答曰：君惠顧外臣，君之賜也。然以匹夫敵國君，非所敢行也。雖君私之，其若衆何？

衛靈公問國家

衛靈公謂孔子曰：有語寡人為國家者，謹之于廟堂之上，而國家治矣。其可乎？孔子曰：可愛入者，則人愛之。

之惡人者，則人惡之。知得之已者，亦知得之入。所謂不出于環堵之室而知天下者，知反之已者也。

梁君問

仲尼見梁君，梁君問仲尼曰：吾欲長有國，吾欲列國都之得，吾欲使民安不惑，吾欲使士竭其力，吾欲使日月當時，吾欲使聖人來，吾欲使官府治，為之奈何？仲尼對曰：千乘之君，萬乘之主，問於丘者多矣。未嘗如君問丘之術也。然而盡可得也。丘聞之，兩君相親，則長有國；君惠臣忠，則列都之得；毋殺不辜，毋釋罪人，則民不曰益士祿，賞則竭其力，尊天敬鬼，則日月當時。善為刑罰，則聖人自來。尚賢使能，則官府治。梁君曰：豈有不然哉？

秦穆公

齊景公問于孔子曰。秦穆公其國小處僻而伯何也。
對曰。其國小其志大。雖處僻而其政中。其舉果其謀。
和其令。不偷親舉。五叛大夫于係縲之中。與之語三。
日而授之政。以此觀之。雖王可也。伯則小矣。

哀公問忌

魯哀公問孔子曰。予聞忌之甚者。徙室而忘其妻有。
諸乎。孔子對曰。此非忌之甚者也。忌之甚者。忘其身。
公曰。可得聞與。對曰。昔夏桀貴為天子。富有天下。不。
脩禹之道。毀壞辟法。裂絕世紀。荒淫于樂。沈酗于酒。
其臣有左師觸龍者。諂諛不止。湯誅桀。左師觸龍者。
身死。四人不同墳。而居此志其身者也。公愀然變色。

曰善。

哀公設桃具黍

十二年春。用田賦。公以幣如衛。迎孔子。孔子自衛反。
魯。侍坐於公。公設桃具黍。孔子先飯黍。而後取桃。左。
右皆掩口失笑。公曰。黍者。非飯之也。以雪桃也。孔子。
對曰。丘知之矣。黍者。五穀之長也。祭先王以爲上盛。
莫有六。而桃爲下。祭先王不得入廟。丘聞之。君子以。
賤雪貴。不聞以貴雪賤。今以五穀之長。雪果蓏之下。
是侵上忽下也。公卒不能用孔子。

孔子吊昭夫人

夏五月。昭夫人孟子卒。魯昭公。昭公娶於吳。昭公娶於。
故不書姓。諱娶同姓。故謂死。不赴。同盟。故不稱夫。

人不_レ反哭故不言_レ葬_レ小君_{反哭者夫人禮也}以同姓

孔子與_レ吊適_レ季氏季氏不_レ統放經而拜

哀公使_レ學士喪禮

恤由之喪哀公使_レ孺悲之孔子學士喪禮士喪禮於

是乎書

鄭氏曰時人轉而循上士之喪禮已廢矣孔子以

教孺悲國人乃復書而存之

孔聖全書十卷畢

